

世界文学译丛

堂吉珂德

堂吉珂德 (下)

周殿富◎主编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李光辉◎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本书描写了读骑士小说入迷的没落绅士基哈达，自号堂吉珂德，试图用虚幻的骑士之道还世界以公正与太平，先后三次骑着老马出外行侠。他雇请崇尚实际的农夫邻居桑丘·潘萨作为侍从，与自己一起经历了风车大战、英勇救美、客栈奇遇、恶斗群羊、挑战雄狮、入地穴探奇等等奇特故事。他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不断闹出笑话，被人捉弄，屡遭惨败，直至临终之前才幡然悔悟。

世界文学译丛

堂吉珂德 (下)

周殿富主编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李光辉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部

序 言

忠实的读者会受到上帝的保佑,你这个时候一定坐立不安地要读这篇文章了,认为能够从中看到对另一个《堂吉诃德》——我所说的就是据说孕育于托尔德西亚斯却出生在塔拉戈纳那个的作者的攻击、指斥及恶骂!但事实上,我不会让你称心的,无论再窝囊的人,如果受了欺侮也会暴跳如雷,但这一规律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或许您是想让我骂他是猪,愚蠢妄为吧,但我却从未想过要这么做:他喜欢怎样就怎样,自己的事情自己管,随便他。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他竟然说我老了,轻视我少一只胳膊。犹如我应该阻止时间指针的转动,这样我就不会继续老下去,犹如将我的胳膊遗弃在了酒馆里,却不是在自古到今或是晚辈们也不一定能够遇到的引以为豪的场合。虽然我残疾了,但在其他人的眼里不能看出同情的目光,可至少一直得到知道详情的人们的尊重,好比是名战士,大家都知道对于战士而言,战死在杀场比逃跑荣耀得多。假如目前让我重新来过,我仍然会选择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绝不会选择为逃避打仗而逃跑的。士兵脸上和内心中的伤疤好比夜空的繁星,不但激励我们为取得至高名望和令人称赞的名誉而奋斗。此外还必须提示,文章并不是由白发者在原有内容上加以修改形成的,靠的是才智,深渊的才智是需要伴随年龄而增长的。还有让我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他说我羡慕心思很重,而且还嘲笑我不懂似的,不停地跟我大讲“歆羡”的含义。说一句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在“歆羡”一词的两层意思里面,我只知道纯洁的、高尚的和友善的那种。事情的真相既然是这样,我怎么会去嫉恨一位神职人员呢?更甚那人还和宗教裁判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①呢!假如他的话确实是在指那些貌似被指的人们,那可就错上加错了。因为我是非常羡慕那人的才华、尊重那人的作品、崇拜那人一向担任的工作。但我仍旧真心实意地感谢这位读者指出我的小说^②写得不错,尽管讥讽多于称赞。假如没有讥讽又怎样体现出可称赞之处呢?没有对比怎会得出好坏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这个人非常克制,认为不该穷追猛打,对待此人总是客客气气的,那是因为我这个知道这个时候人都不能落井下石。这位先生这时已经很烦

① 指洛佩·德·维加,他于1608年被雇为宗教裁判所教士后来担任使徒法庭检察官,1609年才加入教团,1614年正式接管神职这一职位。

② 指作者在1613年发表的《训诫小说集》。

的了,他连在众人面前露面的勇气都没有,就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样,隐姓埋名、假造籍贯。倘若你能见到他,请代我转告: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我明白魔鬼的诱惑的道理,其中最厉害的无非是让人以为出书不但可以获取名气还能得到利益,名大了钱也就越多,为了证明这一关点,所以,愿你能以你的智慧和兴趣给他讲解下面这个故事:

过去在塞维利亚有个彪子,天下最傻的一个人。他想出了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疯子也不能想得出来的非常搞恶的恶作剧:他将一根竹竿的一头削尖,然后就带着这根竹竿在街上到处找狗。找到狗以后,他用脚踩住狗的一条腿,再用手把狗的另一条腿抬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竹竿插进狗的屁股里,直到将它吹的和一个快爆了的皮球一样。然后用手摸摸那狗的肚子,放开那只狗并对围观的人(总是很多)说道:“大家现在还会觉得将狗吹大是件容易的事情吗?”“您此刻还会觉得写书是件容易的事情吗?”

如果这个故事还不能让他觉悟,读者朋友,那就再给他讲一个故事,还是有关疯子和狗的:

在科尔多瓦也曾有过一个疯子。他总是爱好用头顶着一块大理石板,或者是一块很重的石头,每当有狗走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把那石板或石块扔向那狗。狗被砸自然会疼得嗷嗷叫,就算连跑三条大街都停不下来。有一次,一家帽店老板的狗不幸挨了砸,他丢下石头正好砸在了狗的脑袋上,那狗被砸后不停地叫。主人看见自己的狗被砸,非常心疼,抓起一个尺子,逮住了疯子,把疯子打得浑身都是淤青,边打还边说:“你这个蠢货,砸伤我的猎兔犬?没心没肺的家伙,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只猎兔犬吗?”帽店老板就这样“猎兔犬、猎兔犬”地叫嚷着,一直打到那疯子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疯子挨过打后就走了,在街上消失了一个多月。可一个月之后,疯子又回来了,而且又开始他的砸狗事件,这次他头顶上的石头块儿也更大。每当他走到一条狗的跟前,总是上下左右地打量一下、端详过去,端详过来,总是不肯也不敢将那石头扔下去,只听他在说:“这条可是猎兔犬,不能砸!”于是,疯子把所有的狗都当成了可怕的猎兔犬,所以那块石头也就再也没有抛下去。

那个作者或许也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不会把心思放在写书上了。因为万一写糟那结局会比那石头还要严重得多啊!请你再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要用我出的书让自己失去能挣钱的机会的大话记在心上。我要借用著名的电视短剧《佩伦登加》中的一句台词来作回答:我的恩人市议员万岁,基督精神与我们同在。是他出了名的乐善好施的帮助使我摆脱了贫穷的处境,祝福我们伟大的雷穆斯伯爵长寿,我们也要祝福托莱多大主

教堂班罗安多·德·桑多瓦尔·罗哈斯长命百岁,哪怕世界上没有印刷厂了、哪怕攻击我的文学印得比《明戈·雷布尔戈的歌谣》^①的字数还多那也不要紧。这两位大人没有必要让我对他们说些让他们听起来高兴的话,我说的话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他主动帮助我细心地照顾我,让我有种就算未来真的成名高就了,也比不上现在这样幸福和富有。穷人能得到尊敬,可坏人却不能。也许穷人会弄脏人的崇高品德,但并不能将它完全掩盖,只要存有一丝的缝隙,好的品德就会借此机会不顾一切地展露出来,如果遇到伯乐就会变成一匹千里马。

我也不想说的太多,我只想暗示于你:你该承认,我现在让你看到的这《堂吉诃德》第二部是和第一部的同一个作者、与第一部是息息相关的,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即至写到活到过世的堂吉诃德,免得有人无端地再去为他编出一些事端来。他的事情已经很不少了,有一个老实的人讲述过他各种莫名其妙的言行举止也就可以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家都听过,东西少自然就值点钱。我忘了告诉你了,请耐心等待我正在收尾的《普尔西雷斯》和《加拉特娅》第二卷吧。

① 15 世纪后半叶时出现的一部政治讽刺类的诗集,作者佚名。该诗集采用了分别代表富贵和贫穷的两个牧人吉尔·阿里瓦托和明戈·雷布尔戈之间的谈话的形式,讥讽矛头主要对准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凯四世(1425—1474)及其宠臣贝尔特兰·德·拉·库埃瓦。

致雷穆斯伯爵

前些天,那些已经让出版社出版的话剧,现在还没有时间上演。如果我的记忆力没有问题的话,我过去说过,堂吉诃德已经穿上了马靴,打算来见见你;现在我要让你清楚的是,堂吉诃德不但马靴穿上了,或许已经在路上了。假如堂吉诃德站在了您的面前,这也算帮了您一个小小的忙吧,全世界的人都督促我尽快让真的堂吉诃德露面,来打击那个假《堂吉诃德第二》^①一书。此书的作者四处招摇已经造成了可怕的祸患和恶果,受欺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皇帝。三十天之前,中国的皇帝派人送了我一封信,希望我也可以说是在求我把他带到中国去,皇帝想在中国盖一所西班牙的学校,教材就定为《堂吉诃德传》的故事。与此同时,中国的皇帝还希望那所学校的校长由我来担任。于是,我询问被派来的那个人,皇帝有没有把我去的路费顺便给我带来,他回答,那倒没有。“这位先生,”我对他说,“无论您怎么来的,请您就这样回去吧,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上了年纪的老人怎么会受得起那么长的旅途呢?除了身体状况不好之外,我现在也很穷,路费根本就拿出来,无论他是皇帝还是国王,幸好我还有那不勒斯的雷穆斯伯爵为依靠,虽然他给不了我学校、学院里的什么职称,却一直在关照我、对我那是恩重如山啊!我的笔就停止在此处,那是因为我如此将他打发走了。现在,我马上要向您呈上的《普尔西雷斯和西吉斯蒙妲历险记》,Deo Volente^②,不用很长时间,大约四个月内就能写完,希望您能喜欢。这肯定会是一部我们西班牙语文学中要不就最糟要不就最好的著作。也许自己不该说“最糟”两字,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说这本书一定会好得不得了。祝愿阁下身体健康。普尔西雷斯亟待曾经作为礼节亲吻您的双手,我是您的忠仆之下的人,所以现在只能亲吻您的双脚了。一千六百一十五年十月末于马德里。

阁下的忠仆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① 在1614年(塞万提斯的著作《堂吉诃德》出版以后的第9年)在塔拉戈纳出版的《堂吉诃德第二部》,作者署名为安纳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亚内达。

② 拉丁文,意为“假如一切顺利”。

第一章 神甫和 理发师傅同堂吉诃德谈病

这部故事的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堂吉诃德的第三次旅途。据熙德·赫玛特·比内恩哈利说,神甫和理发师傅大约有一个月都没去拜见他,防止让堂吉诃德想起过去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也不拜访他的外甥女和管家,见面时候总是一再嘱咐她们好好照顾堂吉诃德、给他吃些补心健脑之类的补品。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的病根儿。外甥女和女管家说她们都这样做过了,而且以后会尽可能更加认真仔细地去做,看样子目前堂吉诃德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人的思维了。两位朋友对此感慨万分啊,觉得用牛车拉中了魔咒的他回家是一件对的事情,于是决定和他见个面,虽然大家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能记起,但还想亲自探望一下他身体康复的情况。但两人商定好对于游侠骑士的事情一点也不能提,避免让他想起过去的事情,让长好的伤口再次破裂。最后他们见到了堂吉诃德,看到他坐在床上,身穿绿色的粗布背心,头戴托莱多生产的红色帽子,整个人瘦得像骷髅,简直就是一具干尸。两位客人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们询问了堂吉诃德的身体状况,他讲了自己的生活和感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谈话中,三个人说起了国家的政治商情。他们抨击时弊,赞扬美好,咒骂丑恶,俨如三个新时代的政治家,当代的利库尔戈斯^①和死而复活的梭伦^②,从而再建立了一个国家,犹如让这个国家回炉重煅、焕然一新。堂吉诃德对所有话题都讲得头头是道,让两个探病的人不得不相信他彻底康复,和正常的人没有区别了。

两位女士也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看到她的老爷那么通情达理,于是不断地感谢上帝。可是神甫突然改变了不提游侠之事的想法,他想真实地验证一下堂吉诃德的康复到底是不是假的,于是他就开始举出一些来自京城的事情,他讲到据说土耳其苏丹派出了一支壮大的海军舰队,只是不知有什么阴谋和那片乌云会在哪地方下雨。几乎每年都要警告所有的基督徒世

① 利库尔戈斯(约前390—约前324),雅典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名气来自于他的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

②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雅典政治家,以富人统治取缔了贵族对政府的独自占有并制定了一部非常人道的法律。

界,一次又一次让人内心忐忑不安。国王陛下已经下令要关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以及马耳他岛的防务工作。

听到这话时,堂吉诃德立刻说道:

“陛下决策正确,为他的国土赢得了时间,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如果他能听取我的意见,我一定会向国王献上一个他此时绝对不会想到的计谋。”

他还没说完,神甫就在心里想:

“天哪,愚蠢的堂吉诃德啊!看来你的疯病真是没有药能救治的了,愚蠢透顶。”

虽然理发师傅和神甫都有相同的想法,但还是问他那阴谋是什么,也许就是那种非常不现实的主意,给王公们出主意的人不少呢。

“理发师傅老爷,我这阴谋,”堂吉诃德说,“我的意见肯定不会不着边际,那非常实际可行。”

“我没有别的想法,”理发师傅说,“经验表明,给陛下出意见的人全部或大多都是荒谬不着边际的,或是荼毒百姓。”

“我的意见既不是不可实现的,也不是随便一说的,”堂吉诃德答道,“而是既简单又正确且聪明还省事的,所有官员都想不出来。”

“堂吉诃德先生,您快说是什么意思啊?”神甫说。

“我现在不想说,”堂吉诃德说,“我现在说出来,明天一早那些大臣还有议政官员们就知道我的想法了。最后会让他们不劳而获,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愿当着所有在场的人和上帝的面发誓,”理发师傅说,“肯定不把您的话告诉第三个人,哪怕是人王、鬼王什么的,就算它们问也不说。这话是我从神甫的笔记中学来的,那神甫最终还是一开始就向国王检举了那个偷他一百块金多乌拉和健骡的贼。”

“我没听过这故事,”堂吉诃德说,“但我相信这个起誓,因为我知道理发师傅是遵守承诺的人。”

“要不然的话,”神甫说,“我情愿出面为他作担保,他肯定不会和任何人说,否则就让他得到报应。”

“神甫先生,可谁又愿意给您作担保呢?”堂吉诃德反问。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职业就是帮人严守秘密吗?”神甫答道。

“也是,”堂吉诃德最后说道,“国王陛下应当下诏书,让西班牙国家里所有的游侠骑士都到京城集合,哪怕只有五六个,他们之中也许就会有一人独自可以抵挡土耳其所有兵马的勇士,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们两位听好了,到时和我一起去吧,一个游侠骑士带着武器骑着大马打败二十万雄兵,

就犹如他们就有一个喉管或全是纸做泥捏的一般脆弱,这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要不到的话,那你们请说服我:书里为什么到处都这样写的呢?我出生的时候不对,不用说别人,那我们就谈谈著名的唐巴里尔尼斯或者高卢的阿马迪斯的众多后代现在仍有存活于世的,无论他们今天谁还活着都去迎战土耳其苏丹,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不会让他那么容易得到便宜!但上帝会呵护自己的子民肯定会派人来保护他们的。也许那个人比不上以前游侠骑士剽悍,但他的勇猛肯定不会比他们差,上帝知道我的想法,不再多说了。”

“唉!”这时,外甥女说道,“我舅舅肯定还想再去当游侠骑士,我可以拿我脑袋作赌注!”

堂吉诃德回答说:

“我这一生都是游侠骑士。土耳其人来也好去也罢,不管他们队伍有多壮大,我都可以击退他们,我还是那句话,上帝知道我的想法。”

话说到此,理发师傅说话了:

“我请各位允许我讲一件发生在塞维利亚的故事,那故事和眼前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忍不住就想讲给大家听听。”

堂吉诃德让他快讲,神甫和其他人也都着急倾听。于是理发师傅开始讲故事:

“很久以前在塞维利亚有座疯人医院。有一个精神病人,被亲人送进了这家疯人院,这个人曾是奥苏纳大学学宗教法规的毕业生,无论他是哪所学校的大学生,可他还是个疯子。这位大学生,在疯人院待了几年之后,自己认为已经好了,神志已经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了,于是他就给大主教写信,话语间显示他特别诚恳、思路也很有序,希望让他离开那家疯人院。上帝是慈悲的,他完全重新拥有了那一度失去理智的自己。但他的亲属为了继续霸占他所有的财产,不顾一切一直不去接他,希望他一直在疯人院直到死去。大主教被他的信所感动,于是派手下的一名教士到疯人院,找到院长了解他所讲是否真实,并找那疯子本人聊会天,如果觉得他确实和正常人一样,就放他出去。教士受命来到疯人院,院长果断告诉那人依然疯癫,虽然有时讲起话来有鼻子有眼,只是不一会就乱说一气,他荒唐的样子和睿智差距太大,跟他聊会天就清楚了。那教士想要试试看这是真的假的,就去见了疯子,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多点,在整个谈话中,疯子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不正常的话和蠢话,恰恰相反,他话语显得那么有道理有逻辑,让那教士不相信他已完全正常都难啊!疯子和教士谈了许多事情,还谈到院长拿了他的亲属的东西,对他怀有恶意,所以才说他神志仍旧不清,只是偶尔清醒。他

还说,他落难的原因就是太有钱了,他的敌人为了霸占他的所有财产而居心叵测,从不承认我主曾经开恩把他变成了人,远离畜生般的生活。他一直在说院长有可疑的疑惑、亲属贪图自己财富对自己狠心,可把自己说得非常理智,如此一来教士不得不把他带走,让大主教本人来审判究竟谁对谁错。于是心地善良的教士怀着怜惜的心请求院长允许大学生穿上学校的衣服。院长多次提醒教士好好想想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真的还是疯子一个。院长的提示和劝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教士固执地要把他带走。因为是大主教的命令,院长只能听从。人们给大学生穿好了衣服,那衣服立刻使自己变了样子,他看到自己一改疯子的着装,又穿上和正常人的一样,于是请求教士答应他去跟其他病友们说声再见。

“教士说自己打算同他一起去,并顺便观察院里的疯子。他们于是上了楼,其他在场的人也跟他们一起上去了。大学生走到一个笼子前,里面关着的人非常沉默,可事实上却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家伙。只听见他对那疯子说:

“‘我的好朋友,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吗?我要回家了。上帝的心是慈悲的,洪恩没有限制;我愧受其惠,现在终于不再失去理智,如今我已健康、心如明月般清澈,上帝本事无边、没有做不到的。你要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学学我,既然他能让我康复,只要心诚,你肯定会同我一样的,我时常给你送来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你都要收下啊。作为过来人,我已经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你了,我们这类人会疯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肚子挨饿、脑里什么都没有,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如果遇难就消沉对身体极为不利、促人短命。’

“听了大学生这些话之后,被关的这个暴躁型疯子的对面笼子里的另一个疯子光着身子从躺着的破烂床上爬起来,大声叫道是谁在说自己已经健康、心如明月般清澈。大学生回答道:

“‘是我啊,朋友,我就要出去啦,已经没必要再在这儿生活下去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大恩大德的苍天。’

“‘看你说的,你就别再痴人说梦啦,’那疯子说,‘我提醒你老实点儿,本本分分地待在家里,以免还得再回来。’

“‘我知道自己已经痊愈了,’大学生答道,‘不会再回来的。’

“‘你真的好了?’那疯子说,‘那等着看吧,希望上帝保佑你。但是我要当着你的面向朱庇特^①起誓,我是他严厉的人间维护者,塞维利亚今天居然

①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要放你出去,说你神志清晰,我必须惩罚他,让他知道这是个罪过,让他永远不会忘记,阿门。可怜的大学生,不相信我说到做到吗?因为,我是宇宙中掌管雷电云雨的朱庇特,手里拿着烈焰滚滚的霹雳,我时常用这霹雳镇压和清理世界上的丑恶之人。但这一次,我打算惩罚当地的愚蠢的人就用一个方法,那就是,从说出这句话的时间和日子开始计算,让这儿和周围地区在这三年里不下一滴雨。你出院了、康复了、头脑清楚了,却让我继续做着疯子、继续做病人、继续被困在这里?想让我下雨,这和我上吊有什么区别呢?’

“在场所有人都认真地听了大学生和那个疯子对话,这时大学生突然转过身去紧紧地抓住了教士的双手说:

“‘先生,您不要担心他所说的话,也用不着害怕他说的话会灵验,虽然他是朱庇特却不想布雨,您放心,我可是水界的主神尼普顿,以后的雨由我来下,无论时间和地点,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下雨。’

“那教士回复他说:

“‘如果是这样,尼普顿先生,我们就不要去招惹朱庇特先生好了,您还是继续待在您的疯人医院里吧,看看以后有机会和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接您走。’

“疯人院长及在场的其他人都笑了,教士这时显得很不好意思。人们给大学生换了医院的衣服,让他继续留在这儿。故事也画上一句号了。”

“理发师傅先生,”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与目前这里的情况非常雷同,而您又非常想讲的故事吗?唉,理发师傅啊理发师傅,您这不是在骗大家吗!用智慧形容智慧、用勇猛比喻勇猛、用美色形容美色、用门第形容门第是最让人厌烦、最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您肯定知道我不可能是海神尼普顿,也不希望别人说我聪明,因为我并不聪明。我追求的只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要重振游侠骑士之道,风行时代的风光是不对的。但,现在和过去确实不同了,现在这个世界真的不配让游侠骑士们像过去那样勇往直前自觉地保护国家、扶助妇孺、惩罚恶意之人,弘扬善意之事了。如今的骑士们很多都是穿高贵的衣服,走路时发出的铁片撞击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野外生活,风吹雨打,一身从头到脚,穿着沉重的盔甲,每日骑马到处游逛,手不离长矛,每天小睡一会就行;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出入森林,翻越山冈,发怒时到非常汹涌澎湃的大海边,在沙滩上找到一只只有船底的小船,然后不计任何后果地上去,任凭狂风暴雨的袭击。一会被浪打到浪底,一会被浪推上浪尖,怀着不畏惧的心勇往直前,用不了多久在三千里之外扔掉船上了岸,在遥远而不熟悉的领域,过着冒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应

该被记载下来,甚至将所有经历刻在石头上让后人流传下去。

“但现在,游侠骑士的鼎盛年代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懒惰代替了勤劳、安逸代替了劳苦、奢华取代了节俭、蛮横取代了勇猛、虚拟取代了现实。不相信的话,那就用你们的话说服我:谁会比著名的高卢的阿马迪斯更加刚直不阿和勇猛呢?谁会比英格兰的帕尔梅林更加头脑灵活反应灵敏呢?谁会比白剑缨更加谦卑与温顺?谁会比希腊的利苏亚尔特更为英俊潇洒?谁会比唐巴里尔尼斯遭受过更多的伤痛和夺取过更多人的生命?有谁能比高卢的佩里昂更为英勇无畏?有谁比伊尔卡尼亚的佩里坎斯马尔特更加勇猛胆大?谁会比埃斯普兰迪安更加不卑不亢?谁会比色雷斯的堂西隆吉利奥更为勇往直前?谁会比罗达蒙特更加坚韧不摧?谁会比索布里诺国王更为机智沉稳?谁会比劳内尔托斯更加大大咧咧?有谁比洛尔丹更为百战百胜?谁会比鲁赫罗更为英俊儒雅?根据特皮尔在其《宇宙志》中说过,这个鲁赫罗就是目前的各位费拉拉公爵的祖先。

“神甫先生,以上这些骑士乃至其他更多我可以列举出来的骑士都算是骑士界的难得英雄。我就是打算把他们或和他们一样的骑士召集起来,假如真的做到了,我们的国家也就有指望了,不但如此,钱方面也能省很多,至于土耳其苏丹,可就摸胡子去吧。假如教士不想带我过去,那我也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里了,如果按理发师傅那样说,那朱庇特不愿意降雨,等我兴奋的时候,我来降好啦,我如此之说是想告诉洗头盆先生,我知道他话的含义是什么。”

“说句内心话,堂吉诃德先生,”理发师傅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希望愿上帝能来证明我的清白,我可是好心好意,您大人别记在心上。”

“用不用放在心上,”堂吉诃德说,“我自己晓得怎样做。”

这时候,神甫又说:

“虽然刚才我没怎么讲话,听了堂吉诃德先生的长篇大论以后,我不想把它放在心里,憋得挺难受的。”

“神甫先生是没有不能说的话的,”堂吉诃德答道,“所以,尽量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如果内心有问题那会很难受的。”

“既然您答应,”神甫说,“我就直言不讳了,我纳闷的是我怎么也不能认为堂吉诃德大人刚才说到的那些游侠骑士全都是人世间确实存在的血肉之躯。可相反的,我觉得那只不过是虚构、童话和瞎掰,要不然就是一些突然觉醒了的人,也可确切地说,是那些仍然处于半睡半醒做梦的人。”

“有很多人都犯这样的错误,”堂吉诃德答道,“不认为世界上有过骑士,我已经多次在不同场所想用事实作为依据说服他们消除这种非常普遍的

‘认为’。我的努力有时奏效了,但有时失败了。但是,事实就是真理,是无法被否认的,我有时都说自己亲眼目睹过高卢的阿马迪斯,他身材魁梧,面庞嫩滑,留着工工整整浓黑的胡须,他的眼光既温柔又威严,言辞谨慎,不会那么容易发火却又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像刚才讲过的阿马迪斯一样,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勾画出世界上一切书本中提到过的游侠骑士的样子,截取书里描绘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成就,完全可以揣摩出他们的相貌、肤色和身材。”

“令人尊敬的堂吉诃德先生,”理发师傅问道,“您大人真的觉得摩根达有那么高大吗?”

“至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巨人,”堂吉诃德回答说,“看法不相同。但是,肯定不会是假的。《圣经》里提到曾经有过,而且还提到了那个非利士高个子歌利亚,说他身高七腕尺半,他的个头也说得过去了。在西西里岛上挖掘出的腿骨和肩胛骨非常大,表明他的主人身高如同高塔,这已被科学证实无误。虽然这样,我仍旧不能确切地回答出摩根达到底有多高,但感觉不会太高。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看过很多他的资料上面都提到他睡在房间里,既然能够在屋子里生活,个子怎么会很高呢?”

“应该这样,”神甫说道。因为感觉堂吉诃德的瞎掰挺有意思,于是又问起他对蒙特尔万的劳内尔托斯、堂洛尔丹以及法兰西十二骑士的样子有什么看法,因为他们同样是游侠骑士。

“至于劳内尔托斯,”堂吉诃德答道,“直觉告诉我他是宽脸盘、皮肤发红、眼珠有点凸并且还带点儿贼性。爱计较,爱发脾气,喜欢与盗匪和歹徒交朋友。关于洛尔丹,历史的书本上面也把他称为罗托兰多或者奥尔兰多。我相信他是个不高也不矮、不窄的肩膀、腿也不是很直、脸的皮肤很黑、红胡子、多毛、目光锐利、不爱胡说的人,不过应该非常沉着冷静和斯文。”

“假如洛尔丹真的没有您刚才说的潇洒,”神甫说,“那也就不奇怪美人阿罕丽娅小姐看不上他,反而被那个优雅、风流且又英俊的乳臭摩尔小子迷住了,还主动投入他的怀抱。她当然欣赏梅多罗的柔情而不是洛尔丹的粗野喽。”

“那个阿罕丽娅呀,”堂吉诃德说,“神甫先生,她是个意志不坚定、活泼好动、有些倔犟的女人,离谱和漂亮同样举世闻名。她回绝了无数公侯、很多勇士、很多仁人,恰恰只爱一个脸蛋儿英俊,既无钱财又无名声,只是借助对朋友的忠诚换来了个重情义的虚名的孩子。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对她的容颜大加赞扬,却不敢或不想描述她无耻投怀送抱的事情,那肯定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只是说:

她用什么办法掌管了中国的权杖，
可能有人知道得更详细。

“这些不能否认也是一种先知。诗人时常也被称之为‘半仙’，或者叫算命先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后来就真的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安达卢西亚诗人^①不仅为她流了眼泪，还为她的眼泪长一声、短一声不住地叹气。卡斯蒂利亚唯一的大诗人^②也对她的姿色赞不绝口。”

“请您回答我，堂吉诃德先生，”理发师傅插话说，“那么多诗人称赞过安赫里卡小姐，就真的没有人讽刺过她吗？”

“我非常确定，”堂吉诃德说，“如果萨克里潘特或洛尔丹是诗人的话，也许早就让这个女人羞愧得无法生活于世了。万一被自己选中的半真半假的意中人冷落和遗弃，诗人们基本上都会报之以污言攻击。当然，这样报复，心胸宽阔、善良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不过到目前我仍没有听说哪位诗人写诗讥讽阿罕丽娅那个将全球搞得乱七八糟的女人。”

“真是奇迹！”神甫说道。

此时，忽然听见离开很久的管家和外甥女在院子大声地嚷嚷起来，三个男人马上站起来赶了过去。

① 指路易斯·巴拉奥纳·德·索托(1548—1593)，著有《阿罕丽娅的眼泪》。

② 指洛佩·德·维加，由于他写了《阿罕丽娅之美》。

第二章

桑丘·潘萨跟堂吉诃德的外甥女、管家大吵大闹以及其他趣事

上面说到堂吉诃德、神甫和理发师傅听到外甥女和管家在院子里大叫，原来是桑丘·潘萨想要进屋子看望堂吉诃德，但她俩却把他拦在了门口：

“你这个蠢蛋来我们家干什么？还不滚回你自个儿的家里！朋友，正因为你而非别人引诱和诱骗了我家老爷，带着他到处乱跑。”

桑丘不高兴地说：

“真是魔鬼夫人！是我被骗，是我被带着到处乱跑，而不是你们老爷，你们冤枉我了，他说谎话把我骗出家门，说是要给我一个小岛，直到现在我还等着呢。”

“讨厌的桑丘，”外甥女说，“干脆让那些小岛把你噎死吧！小岛是什么东西？你这个贪婪的家伙，那是可以吃的香饽饽吗？”

“确实不能吃，”桑丘答道，“但可以管理啊，管理起来可是胜过四座大城市、四个长袍大法官。”

“即便这样，”管家说，“你这个人心眼不好，全是坏主意，别想走过这道门槛，还是回去管理好自己的家，把自家地种好，别再白日做梦想什么岛屿、陆岛啦。”

神甫和理发师傅听着她们的对话觉得非常开心，可是堂吉诃德却很生气，担心桑丘会一时嘴快说不应该说的蠢话，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于是就大喊了他一声，并让那两个女人把嘴闭上，让他进来。桑丘走进了院子，神甫和理发师傅也就告别堂吉诃德走了出来。看到他仍然痴迷于自己的遐想之中，沉醉在游侠骑士的幻想与向往当中，对于他的健康恢复情况，这两个朋友彻底失望了，于是，神甫就对理发师傅说道：

“您就等着看吧！伙计，也许在咱们想不到时候，我们的这位绅士可能还会出去惹是生非的。”

“我对此丝毫不质疑，”理发师傅说，“正确，骑士的疯狂倒也就算了，最令我吃惊的是下人的愚昧，他居然会对小岛的事情那么抱以希望，我看无论要尝受多少苦头，他也不会觉悟的。”

“希望上帝保佑他们吧，”神甫说，“咱们就等着看吧，瞧瞧这一对骑士和

下人到底会荒唐到什么样子,他们全都走火入魔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假如没了仆人的崇拜,那主子也就疯狂不动了。”

“对,”理发师傅说,“我很想知道他们俩现在在说什么呢。”

“我能确定,”神甫答道,“那外甥女和管家马上就会通知给咱们的,她俩肯定会偷听。”

就在此时,堂吉诃德将桑丘领进了自己的房间,看见没有其他人,便说:

“桑丘啊,刚才你说是我把你诱骗出来的,我听了很不舒服,但你明明知道我当时也没在家待着呀,我们是一块儿离家,一起出去周游的,我们两人自始至终都是同甘共苦,尽管你被他人用毯子包着扔了一回,但我却让人打了一百次,难道这就是我比你多得的好处吗?”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嘛,”桑丘说,“老爷您看,游侠骑士遭到的不幸应该比下人遇到的多。”

“你错了,桑丘,”堂吉诃德说,“根据 *quando caput dolere*……^①下面的就不提了……”

“我只听得懂我们国家的话,不懂外文。”桑丘说道。

“我想阐明的是,”堂吉诃德说,“头要是疼的话,浑身都会跟着疼。所以作为你的主人,我就相当于你的大脑,作为我的下人,你就相当于我的身体,因此我的疼痛,你就应该和自己亲身感受一样,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本来是这样,”桑丘说,“可当别人用毯子包着我整个身体丢来丢去的时候,我的大脑也就是您却靠着墙头看着我飞来飞去,一丝头疼都没有,既然身体必须要随着大脑疼而疼,那么大脑就该随着身体疼而疼才对。”

“我是想说,桑丘,”堂吉诃德说,“他们扔你的同时,难道你认为我会没有疼痛感吗?你要是真有这种念头,我希望你还是别这样说,别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刻我心里的伤痛远远超越了你所承受的皮肉之苦。但是我们暂时还是不要说这个了,会有时间去理论和讨回公道的。桑丘,现在请你回答我:大家都在怎么评价我?百姓怎么说?乡绅如何说?贵族如何说?对于我的胆量,我的业绩,我的气概,都有什么说法呢?对于我决心重新组建早已被遗忘了的骑士行业又有什么评价?也就是说,桑丘,我希望你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你一字不差地告诉我,不能添加好听的,也不要省略不好听的。忠心的下人应该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能为了讨赏而只说好听的。我想让你知道,桑丘,有权有势的人要是能够听到真实的没经过任何修饰的真实话,就不会有目前到处可见的那些比我们这儿还黑暗的世界,与那些地

① 拉丁文,意为“头疼的时刻……”